



寸寸芳心绣山茶

罗苑丹



阳光穿过屋檐，洒在石板路上。雕花木门“咯吱”一声开了，身着彝族盛装的女子提着绣箩走了出来。在门前石坎的柔光中，她拿出绣片，抽出丝线，绣起花来。

“一绣走无赶羊郎，二绣江山赶太阳，三绣苦苦紫荆树……”清扬的歌声透过缠绕的针线飞来。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彝和园彝绣一条街，来自蟠猫乡的绣娘鲁翠芹，一边唱着蟠猫夜曲《绣花名》，一边手指翻飞绣着盛开的山茶。

清晨，走在彝和园彝绣一条街上，一两百米的街道集聚了五六百家彝绣店。园中清涼幽静，绣店花窗下，一个个身着亮彩花衣的彝家女正一针一线地绣着花。

思绪飘过白墙，越过朱红房檐。我仰起头，闭上眼，深吸一口园里的空气，仿佛闻到山茶花的清香，这清香一路延展，直至大山深处，满坡满野。

山茶花是彝山最普遍的花。深红、浅红、纯白，各有各的颜色，各有各的姿态。走在山间，转过一道弯，绕过一蓬树，都会与山茶花迎面相遇。小姑娘穿梭在山中，踩得落叶“沙沙”响，怀抱一大把山茶，将最红的一朵插上了辫梢。相约赶集的大姑娘三三两两地，顺着从路边折一枝山茶，折来最好的年华。

山里的姑娘大多会绣花。阿妈会在女儿长到十三四岁时教她们绣花。满山的山茶花是最鲜活的花样，一朵一朵，绣在鞋垫上、帽子上、衣裳上。

绣花是彝家女子心底最美的蕴藉。不管农活多忙，姑娘们随身携带的包里都装着新贴的花片。正午太阳火辣，人

们放下手里的活计，聚在树阴下休息。喝口水缓过气，姑娘们就会拿出花片抓紧绣花。家里的千层底已经纳好，要尽快绣花做出绣花鞋，要在衬衣领口上绣一圈花，再缝一道皱褶的领边；要多多地绣些鞋垫，一针一线都是柔情。

到山上放牛羊，更是绣花的好时机。把牛羊赶到水草丰茂的地方，两三个姑娘便聚到树下，拿出新的鞋垫绣起来。小伙子会来凑热闹，坐在一旁弹着弦子，看到哪个姑娘绣好鞋垫，伺机一把抢去，任凭别人怎么讨要，也是死皮赖脸地占为己有。姑娘们不管怎么生气，最终也只能娇羞地作罢。

在彝家被拉长的光阴里，姑娘们专注地绣着，不时抬眼看看远方，把青山流云也绣上。当四围静得只剩风声，她们清甜的曲调会溢出来：“隔是隔山青呀，青是青隔山，隔山阿老表，你要来尼咯，隔山隔水不隔心，做姊做妹要真心”。曲调一首接一首翻涌。姑娘们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你一曲，我一曲，唱得天蓝云走，山花浮动，针脚含情。

二

如果时光倒转，或许我也是那个小山村里的绣花能手！在那样一个黄昏，在村口、稻场，翻出花片，抽出彩线，一针针绣着山茶。大山笼罩在落日的余晖里，针线贴着棉布上下游走。要赶在正月十五前为家里的男人绣出一件马褂，穿去赶庙会；要为刚会爬的儿子绣一顶老虎帽，前后各绣一朵大大的山茶；也会在情之所起时，唱起清亮的歌儿。

遗憾的是，那种针针线线化作指柔的功夫，虽是真心喜欢，却怎么也没学会。有时心血来潮拿起来绣几针，原本美丽端庄的山茶花迅速改变了模样，变

得忸怩起来，只得讪笑着赶紧拆掉，原模原样地送回去。

看来我也只能在羡慕和欣赏中找寻舞绣之美。

眼下，彝族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，彝绣作为彝族文化的一颗明珠熠熠生辉。彝和园彝绣一条街的建成，让散在山间的彝绣找到了家。

绣店里，那些花团簇簇的服饰，那些

加入绣花元素的裹背、挎包、钱包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男子的衣裳仍是黑蓝两色的外衣或褂子。姑娘的衣裳则为胆大尝试各种鲜亮色彩。绣花无一例外，都是盛开的山茶。前襟绣几朵，背后绣几朵；袖子上绣一圈，围腰上、飘带上满绣都是；裤脚放宽了许多，便为山茶绽放。穿上花衣、戴上花帽，穿上花鞋，随手拿个绣花的钱包，整个人就包围在花海里了。

山茶花是什么时候开遍小城的呢？

是那场盛大的“三月会”，是那个万人同

跳左脚舞的壮观时刻。几百米长街，女子穿上珍藏多年，舍不得穿、不好意思穿的花衣花裤，男人背起弦子，穿上花鞋，手拉手一同跳起了左脚舞。山茶花就這樣开遍了。

暖风拂过，彝和园收回清晨的清幽，热闹起来了。绣花姑娘放下针线，为往来客人介绍花衣裳，搭配一身盛装。

如今，彝绣已成为彝家姑娘发家致

富的重要产业，仅是阿里罗舞绣店每年就卖出彝族服装七八千套，销往大理、丽江、玉溪、昭通等地，帽子、花包等更是数不胜数。

看来，山茶花不仅开满山坡，开满

家乡小城，还要开遍祖国大地呀！一千

多年前，杨贵妃钟爱石榴花，把石榴花

绣在裙子上，“石榴裙”得此美名。彝家

姑娘钟爱山茶花，把山茶花绣在衣服

上，“山茶衣”也该芳名远播了吧！

董保延

旗帜（朗诵诗） ——献给党的二十大

足迹——光辉的旗

都说你是暗夜的火焰，点燃东方日出的喷薄。都说你是瀚海的灯盏，指引大船航行的从容。都说你战恶风斗险浪，才具备英雄的气度。都说你携雨顶雷霆，才唱响凯歌的隽永。啊，旗帜！我们是多么敬仰你啊，仰望旗帜高昂的头颅。我们是多么向往你啊，十四亿人民旗帜在胸。旗帜用哲思与理想舒展爽朗的笑容。旗帜以使命和责任撑起华夏的天穹。旗帜上书写着我们的足迹，足迹让旗帜舞动东风。飘扬在江南阴冷的黑夜，升起在南湖船杆的上空。辉煌映冈山火红的杜鹃，点亮古田村璀璨的灯火。漫漫长征路是信念的召唤，滚滚延河水是奔涌的中流。抗日战争中不灭的火焰，解放战场上必胜的旋风。从西柏坡走向天安门的黎明，撑起了，撑起了，撑起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铁肩硬骨。出发时你是胜利的希望，队伍里你是不朽的黄钟。前进路你是领军的灵魂，千秋伟你是百姓的光荣。在巍巍中华繁荣富强的大道上，旗帜谱写中华民族的恢弘。“抗美援朝”唱响的军歌嘹亮，“奋斗图强”鼓动的风起云涌。千年荒原升起的油田欢歌，黄河两岸潮涌的丰收锣鼓。长江大桥牵手大江南北，东方红卫星遨游宇宙太空。“红旗渠”誓把山河重安排，旗帜下创造的不朽成就。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，各族儿女团结奋斗沐浴浩荡春风。我们经历千钧一发，我们鏖战浊流洪峰。

每一步跋涉就是一个音符，组成时代交响曲的振聋发聩。难忘烽火连转那精彩的瞬间，镌刻着如歌如梦的辉煌时空。

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记住了旗帜的鲜红啊，就是记住了岁月的蹉跎。风暴洗礼了不倒的旗，惊涛考验了胜利的旗。每一次胜利都靠旗帜指引，把峰嵘过去与美好未来连通。弹指一挥间，百年中国梦。旗帜更鲜红，时代大江流。我们走进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，我们开始了新长征的奋斗冲锋。

使命——心中的旗

旗帜上书写着我们的使命，使命让旗帜气贯长虹。那一个个闪烁光辉的名字，集合成旗帜的浩荡阵容。我们是搏击在浪尖潮头的普通一兵，我们是挺立在风雪严寒的红梅劲松。我们是张思德、是黄继光，我们是青春不老的战士雷锋。我们是邓稼先、是钱学森，我们是忠于使命的无名英雄。忘不了啊，王铁人紧握的刹把，忘不了啊，焦书记种下的泡桐。忘不了啊，青年突击队的足迹，忘不了啊，老当益壮的“黄忠”。遥望大亮山绿荫覆盖的无边林莽，我们记住了你呀，张桂梅老师。凝神山冈上殷红一片的马缨花，我们记住了你呀，张桂梅老师。在每一个最危险的关头，我们如虎添翼、挺身而出。在每一个需要我们的地方，我们隐名埋姓、书写光荣。看到和平安宁的幸福家园，我们记住了你们呀，牺牲者的伟烈丰功。聆听雄壮高亢的祖国颂歌，我们记住了你们呀，奋斗者的气贯长虹。共产党人用忠诚编织成旗帜的经纬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实现初心的承诺。旗帜是步调一致的钟鸣鼓应，旗帜是历史潮流的桅杆高耸。旗帜是激情燃烧的生命，旗帜是永远不败的花丛。旗帜是共和国的最美造型，旗帜是新时代的开路先锋。旗帜上写着爱的奉献，镌刻对党忠诚的初心永驻。旗帜下绽放盛世花开，簇拥彩带千条、彩云万朵。我唱一首歌，你唱一首歌，我们把旗帜的颂歌，献给党的二十大。在灿烂阳光照耀下，前进着我们胜利的阵容。

奋进——胜利的旗

旗帜上书写着队伍的奋进，奋进让旗帜更加鲜红。有首歌唱了一代又一代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是在唱心中的赤诚。

董保延

难忘妈妈的“吹灰点心”

秦二妮

山峦犹梦，薄雾帘纱。天刚麻亮，村庄似醒非醒，被炊烟半凝半晃的情形衬托着，更显得宁静和祥和。

妈妈养了两三年都未舍得揪一根羽毛的大公鸡，栖在老核桃树老而健壮的老枝丫上，几番“喔喔”之后，既已唱白天边，它就收起了高亢的亮嗓，抖抖翅膀，甩甩头冠，伸缩一回鸟爪，又复蹲身闭目，任天下有梦皆醒来，唯有自己独睡。

几只早起的鸟儿从山腰掠到山脚又从山脚的果林间挣脱出来，飞到老核桃树的枝叶间对白和歌吟。这对白极像村里人的是非呐喊，但因语言不通，又弄不清鸟儿们说的是张家还是李家，讲的是善言还是恶语。但这歌吟却是轻快好听的乐音，从碧叶间穿出来，绿油油的，带着些清晨的微凉，飘悠到耳朵里，满是愉悦与闲适。

这时，母亲早已起床，习惯性地在这鸟鸣声中，打扫好了院子，把老核桃树落叶、鸡屎等杂七杂八的垃圾物，倒在院边老核桃树前的粪堆里。

土墙青瓦的老房子南角，用青石红泥砌成的土灶上，架着煮猪食的大铁锅。煮猪食喂猪，是母亲每天必做的家庭功课，而在做这道功课时，母亲用灶膛里漏到炉架下的余烬，又给和姐弟们摆烟一窝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。

这让人铭记一生的美味，其实是一些自家种的洋芋。

当锅下烧过了的灰烬星星点点，母亲就会用金竹编织的小背篓装来一些洋芋，小的，稍有烂斑的，就放到锅里，煮熟后压碎给几头猪做一天的食物。大一点的，好的，就会丢一些到灶膛里，先是用热炭灰掩住，焖得差不多了，为了烧得皮脆均匀，又用一根长些的柴棍翻搅几回，直到灶里的洋芋变成了黑乎乎的“小煤球”。

母亲把这些“小煤球”倒出灶灰来，扒到灶膛口稍冷却一会儿，又捧了丢进小背篓里，两手提着背篓口提握抖晃，让一个个“小煤球”在背篓里有节奏地相互舞蹈，相互碰撞，并不时“噗噗噗”地折腾一会儿，后来黑黢黢、灰不溜秋的“小煤球”，被母亲像变魔术一般，变没了黑黑的外衣，变得个个色泽金黄，香气四溢。

这时候，母亲就会扯着和气却决不违抗的嗓音朝屋子里喊：“你们一个二个呢，别赖床啦，快起来吃‘吹灰点心’哩！”

姐弟几个本来还有些磨磨蹭蹭贪睡会念的念头，一听母亲喊吃“吹灰点心”，便一骨碌翻身起床，三下两下穿了衣服朝灶边赶去。弟弟人小，动作没姐姐们麻利，常是边穿衣服边挤动着梦眼来到灶前。

母亲看着姐弟几个，你抓两个，我拾两个地把烧洋芋捧在手里，边咬边吹在手中搓颤的样子，又担心又好笑地说：“慢点，慢点，小心别烫着嘴！”

我们肯定慢不了，这烧洋芋本就要趁热吃才香，才可口，“嚓”地一口咬下去，外香里脆，吃快点反倒觉得怎么烫口。母亲兄弟弟又想赶快吃，但又受不了烫，就会拿个小一点的，先吹冷些，试试不烫了，才拿给弟弟吃。之后，又拿个大一点的吹冷了，掰成几块，自己塞一块在嘴里，边吃边把余下的分次给弟弟吃。

虽然，母亲每次都把烧洋芋在小背篓里里擦得看似的没有柴炭灰了，但每个洋芋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烧糊的芋皮，吃的时候，还得边剥擦糊皮边吹吃。等到这边吹边吃，又拿个小一点的，先吹冷些，试试不烫了，才拿给弟弟吃。之后，又拿个大一点的吹冷了，掰成几块，自己塞一块在嘴里，边吃边把余下的分次给弟弟吃。

后来，因为读书的缘故，我离开了家，到了镇中学去住校，母亲给我们每天早上烧好的“吹灰点心”，能吃的次数就变得少了。

再后来，工作、成家，我们离家越来越远，越久，母亲的“吹灰点心”遂成了一种念想。

炊饮依旧，但少了柴火气的生活，越来越使烧洋芋的香脆成了我们心深处的馋虫，每次回家，都会如儿时一般，缠着母亲给我烧洋芋，给我们做“吹灰点心”。

那味，还是那样贼香，那口感，还是那样令人迷恋。

母亲见我们依旧是一副边吹边吃的馋相，依旧会笑着说：“慢点，慢点，当心烫嘴！”

在她那微笑的脸上，虽然皱纹早现，但满溢着慈祥的光泽和爱怜。

故乡刺槐花香万里

唐文华

每当春暖花开，鼻子里总会充溢着许多花香。唯有那刺槐花香，沁人心脾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
记得那时我的故乡山前屋后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树木。一到春天，漫山遍野鲜花簇拥，村子就像坐落在花海里。刺槐树高大，槐花格外引人注目。每当村里槐花开放，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甜香，这种花香会让人感到沉醉。甜香在月光皎洁的晚上浮在村子上空，很多夜里我沉浸在独特的花香里入睡，那是笼罩在一片祥和之气的夜晚，那种静谧里的香味浸入整个灵魂，刻在心里。

每年槐花开放时节，母亲就在竹竿上安一个铁钩，在槐花树上把槐花钩下来，把那些尚未绽放的花蕾摘出来，放在清水里漂洗一番，然后用荞麦面搅拌一起，在铁锅里用油煎，铲出来的荞麦饼又香又甜，这种奇特的香味飘散在村子上空，深深刺激着人们的味觉，咬上一口，糯香生津，让人一辈子难忘。摘下花的槐树叶青翠皮实，涩中微甘，那可是牛的上好饲料。母亲把剩下的叶子就着稻草送入牛棚，槐树叶软而柔滑，劳累一天的耕牛更喜欢那种温润的口感。

槐树树质坚硬，但树枝上长满长短不一的刺，所以槐树在我的家乡又叫刺槐。这些槐树很不受人们待见，但却被我们村子拜为神树。据老辈人讲，当年为逃避战乱的祖先们来到这片大森林里，一棵上千年的粗大槐树成了祖先最终栖息地，祖先就在槐树下兴建土木，开荒种地。没过几年，村里出现了大量老鼠。村民发现偌大的古槐树被数千只老鼠掏空，仅靠着老槐树皮支撑着生命。村民们用烟熏，用火灌都没办法把老鼠消灭掉。有人就建议用大火将古槐树烧掉。也就是烧树的当天晚上，突然天空下起了大雨，一群长蛇从四面八方窜入树洞……第二天，躲在祠堂里的村民发觉不见了老鼠，也不见长蛇。从此，村里很少见到老鼠和蛇，古槐树虽空心但不见动物住在里面。第二年的一天，古槐树在雷电闪光中倒下，不久古槐林周围长出了成片的小槐树。自此以后，村里把槐树当神树看待，没人砍过槐树。大跃进年代，村里大樟树和大杉树全被砍

完了，唯有几十棵歪头裂脑的槐树仍耸立在山上，格外显眼。槐花既是上好的食材，也是名贵中药材。花开那阵子，大人小孩都背着竹篓爬上树摘花，花蕾食用外，把盛开的槐花铺在太阳底下暴晒，待花干了就拿去镇上收购站卖了换钱。

如今再回到故乡，槐树很少见了，但我仍然怀念那里的生活，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寻找那份香味。

虽然现在的很多人仍喜欢吃花，我也吃过许多次鲜花火锅，但总没有少年时那份沁入心底的香味。总觉得那种味道能把整个小山村笼罩在一片香甜里，整个人都沉浸在美好的嗅觉里，赶也赶不走。我走过了许多地方，也见识过世界花海博览，就没有感觉到如当年槐花香味就能把整个村子笼罩起来那样，也许那种味道太过于珍贵，也许乡村贫瘠的土地一下子被花香氤氲，让那种记忆被深深地刻在心里吧！

来到异乡，对家乡传递的气息感受更深刻，总觉得偏僻穷困的乡村总是悬浮在一种香气里，这种香气无论你处在何方，心就跟着香气悬浮，让你眼前都浮现出了山上的槐树，脑海里呈现着它们的位置，整个村子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脑海里。我知道自己虽身在异乡，但心里的一角仍是为故乡留着，装着回忆，回味往事，牵扯着永远不变的乡音和眷恋。

在我的眼里，世上所有的花都赶不上家乡槐花的美丽。花朵虽小，米粒的花蕾更是让人怜爱。那种淡淡的幽香让人沉醉的同时感受着一种清洁的高傲。于我而言，对于槐花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，到世界任何地方，只要闻到花香就仿佛槐花香弥漫在我周围。也许是一种心境，少年时那种槐花香深深植在记忆里，以至于我对于槐花香味的记忆保持得十分恒久。

直到今天我仍在寻找那份感觉，但是生活的浮躁和城里喧嚣让我越来越远离那种朴素的香味。在感觉味觉快失灵的这个世界，我真想回到那个艰苦的童年，跟在母亲的身后去敲鼓那些白白的槐花，把那份纯粹的花香裹进腹里，让香味永远驻在心里。

家乡的刺槐花，你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三川荷韵

和文平

高速公路一个隧道连着一个隧道，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，当一片开阔的田野展现在眼前，徘徊的天光云影之下，是生机盎然的三川。汽车驶出高速公路，葱绿的原野里就有一阵荷香袭来，诱惑着我们停车赏玩。